



5

遗囑泪

漓江出版社

曾仕龙 著

BL17105

目 录

第一章	故乡，我终于回来了·····	(1)
第二章	爱情，一条永不干涸的溪流·····	(15)
第三章	父亲留下的遗嘱·····	(27)
第四章	她，难道已经离开了人世？·····	(51)
第五章	我等你二十年，就为了这一天·····	(66)
第六章	本来应该属于我的， 却被别人夺去·····	(80)
第七章	情人的一举一动，都难逃脱 对方的眼睛·····	(97)
第八章	爱，应当是多方面的、多方位的、 多角度的·····	(121)
第九章	你本来是属于她的，她却 把你让给了我·····	(145)
第十章	喜剧？悲剧？惨剧？·····	(172)
第十一章	爱河中的旋涡，永不停息·····	(191)
后 记	·····	(199)

第 一 章

二十五年过去了，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二十五年？啊，荔江河，你也干涸了很多，你也老了吗？玉洁，你在哪里？但是，深深隐在他心田里的那股爱的激流，却仍然奔腾不息地在他的血管里涌流，时而滋润着他的心田，时而强烈搅扰着他的肝肠……

他回来了，风尘扑扑地回来了。

他回来了，心事重重地回来了。

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对久别的故乡的挚恋，也许是为了寻找爱的源头，也许是在写作过程中，某根脑神经突然受到触动，使他勾起了少年时代那许多美好的回忆，便毅然乘车回到了阔别二十五年的故乡……

他在这座美丽的小城，度过了天真的童年和烂漫的少年。这里，有许多使他永世难忘的往事：有他苦难童年的

小伙伴，有他初恋时的美好回忆，有他初识人生的良师益友，有他和她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也有那令人烦恼的忧愁和呻吟……

自从他和她“私奔”，离开这座小城之后，多少往事历历在目，多少往事记忆犹新，但无情的时光，却流逝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来，他曾几次想回来，但每次临动身时，便会产生一种畏惧情绪，因而作罢。

“啊，故乡，你好！我终于勇敢地回来了！”他的心在呼喊。

“啊，荔江河，你好！我又见到你了！”他激动地用心灵呼唤着。心声，飞向那清清的流水，飞向那闪闪发光的碧波。

在这条清澈的小河边，她救过他，播下了纯真的友谊；

在这条闪光的小河里，他们共同播下了纯洁爱情的种子；

在这条弯弯曲曲的小河里，他们共同设计过未来的美好蓝图……

啊，秀美的荔江河，你可作证。

他虽然已经阔别了这座小城二十多年，但在他的心目中，一切还是那样熟悉，一切还是那样亲切，一切还是那样可爱。

他用不着向人们打听，下车之后，便沿着汽车站左侧的那条马路，快步走向他的母校——荔浦中学。这座过去荔浦

唯一的县立中学，建立在荔江河畔的一条细长细长的山脉上，山青水秀，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四季如春，优美宁静，的确是块读书育人的好地方，曾经培育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物。

学校正在上课，校园里显得十分安宁，使他突然产生了一种严肃感。

也许他怕破坏这宁静的气氛，也许他怕遇见过去的老师或熟人，他把脚步放得很轻很轻，走得很慢很慢，一个人在校园里东瞧西望，似乎在参观，似乎在寻找……

他是在寻找，寻找那颗已经开始老化的童心，寻找那纯洁如玉的友情，寻找那幸福而又朦朦胧胧的爱情。是的，他在寻找得到而又失去的旧时的恋人，他在寻找一个日夜思恋的人和那颗透明的心，寻找他想寻找的一切。

啊，找到了！那间已经改变了模样的教室，就是当年她和他读书求学的地方——尽管它现在已焕然一新，但仍跳不出他的记忆和眼睛——他似乎看见了，当年的同学们，那一张张、天真活泼而又严肃认真的面孔；他似乎听见了她那清脆悦耳的朗读声……

啊，山坡那边，山坡那边的那株梧桐树，是他和她每天清晨早读的地方——尽管现在梧桐树已经比当年长得更高、更大、更茂盛、更青翠了，但树下那块长条形的、光光滑滑的、茄红色的鹅卵石，是他同她从荔江河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抬上来的。这鹅卵石，不象梧桐树那样会长高长大，但它也有变化。比起当年，它显得更透红，更光滑，石面上出现了两个圆凹凹。他情不自禁地坐了下去，那凹凹正好是他的屁股那么大，这就说明，他和她离校之

后，这鹅卵石一直没有被人冷落。

当年，每天早晨，他和她，总是坐在这块鹅卵石上，背对背地早读四十分钟至一个小时——这是他们自己定下的“法规”，为的是，要在全班、全年级、全校的各门功课获取第一。不，也许不完全为了第一，还有别的。别的什么，那时是朦朦胧胧的，心里感应得到，嘴说不出。一直到后来离开了学校，直到现在，才真正意识到，是为了爱情，为了共同的理想，为了那美好的前程。

卵石依旧，梧桐长高长大了，他也快老了。她呢，她是不是也快老了呢？她现在何方？

他背靠梧桐，轻轻地闭上双眼，似乎在回忆，似乎在追求，似乎在静静地聆听，聆听他和她当年的读书声，聆听当年她那甜润、优美、悦耳的笑声……

哦，想起来了，这梧桐树上，他和她当年都曾刻下过一首小诗。还能找得到吗？也许能找得到的

他猛然睁开双眼，立起身来，围着梧桐树，细心地寻找，认真地辨认，但他失望了。当年，他只是凭着一种情绪，一种徬徨的情绪，用小刀随随便便地在树身上刻了那首小诗；她也是只凭一种情绪，尽管她的情绪和他的情绪不一样，但她也是随随便便刻上去的，谁也没想过以后会来寻找它。现在，梧桐树长高长大了，加上大自然的风霜雨雪，日照月映，字迹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不过，刻在他心扉上的诗，却仍然很清晰地铭印在他的脑海中，连同她的音容笑貌，她的朗诵声，仍然不时地在他的耳际中迴响……

记得那是六十年代初期，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天灾人祸，粮食定量指标一减再减，肉食几乎等如零，先是瓜菜代，最后连荔江河滩上的一种什么野菜根，也被“代”完了，人们吃不饱，许多学校已经被迫停课。他们这所全县的最高学府，虽然支撑着，但处在半停课状态。同学们活泼可爱的笑脸没有了，欢乐的歌声没有了，一个个皮黄骨露，无精打彩，有些同学得了水肿病，不时有人昏倒……

他因此消沉，因此忧心忡忡。他是个孤儿，是共产党、人民政府救了他，他对共产党、对人民政府是一心无二的，但他年纪轻，对生活的艰苦、曲折，还认识不清，理解不深。他思想消沉，就在那样的心绪下，刻下了那首小诗：

阳光被乌云遮住了，
万物失去了生机；
月光被乌云遮住了，
生活失去了乐趣。

春风啊，何时再来？
把那片乌云吹去！
春雨啊，何时再来？
把那片乌云洗净！

那是个星期日的早晨，天空云层翻滚，阴沉沉，和他当时的心境一样。

她和他，是学校有名的“水鬼”，星期六晚上她约他

星期日早上七点半钟，在梧桐树下相会，一起下荔江河里摸鱼虾，为同学们“开荤”。同学们已经好多天没有“开荤”了。他们想，哪怕是小虾子、小螃蟹、小螺蛳、小鱼仔，能摸到一两斤，也能让同学们喝上一口汤。可是，不知为什么，从不失约的她，七点半没有来，八点钟还没有来，一直到八点四十分，她才匆匆到来。她告诉他，在途中，见一位昏倒路边的老婆婆，她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将老人送进医院，所以来迟了。说着，她看见了他刻在梧桐上的小诗。她读后，默默的望了他好一会，然后走上前去，用平时削铅笔的小刀，十分利索地，在他那首小诗旁边，也刻下一首小诗。她回过头来，抿着小嘴望着他，头微微地歪着，那神态，是乎在说：喂，怎么样？请你念一念吧。他顺从地把目光落到她刻的那首小诗上，但他没有念出声。她知道他这个人嘴笨，不善于朗诵诗，便说：“我读给你听。”于是念道：

太阳有阴有晴，
月亮有圆有缺；
人生之路本来曲折，
何须悲悲切切？

春风春雨年年有，
不必杞人忧天；
乌云遮不住阳光，
人民自有回天力！

他听后，脸红了。

她却放声大笑。

她是县政府一位“官员”的女儿，也许正因为如此，她对时事的认识，理解和看法，总要比他成熟得多。但是，每次学校政治时事测验，却总是他比她的分数高。因为，他的记忆力特别强，老师上过的时事课，他能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她常说他是书呆子，啃书虫。

嗯，这条通往河边的小路，还是和以前一样，细长细长的，还是那样弯弯曲曲、光光滑滑的。路边仍然开了许多、他过去叫不出名，现在也叫不出名的、红、白、蓝相间的小花。

记得在学校的时候，他和她，每天黄昏，都从这条小路下河里游泳。有一天，她问他：

“你知道这些小花叫什么名字吗？”

“不知道。”他说。

“你看它们象什么？”她又问。

“不知道。”他说。

“你看象不象蝴蝶？”她摘了一枝拿在手里抖动着问。

“嗯，象，象极了。”他说。

“那好，我们就叫它蝴蝶花吧。”她说。

从那以后，他们就把这些小花叫蝴蝶花，好些同学听了，也都赞同。但实际上这些小花是不是叫蝴蝶花，他至今也不知道。

下课的钟声响了，把他从往事的回忆中惊醒。老师和同学们，都兴高彩烈地走出教室。

哦，美好的年华，闪光的岁月！当年，他和她也曾有过这般无忧无虑、这般天真无邪、这般纯洁无瑕的岁月，可是现在，转眼之间——

唉！岁月无情，时光似箭，一瞬之间，便过了二十多年。多少美好的憧憬，多少美好的向往，多少美好的愿望，多少美好的祝福，多少美好的期待，多少美好的理想，多少美好的抱负，多少美好的追求，都在这美好的、梦幻一般的年华，美好的岁月中播种、孕育和发芽。然而，曾几何时，这美好的年华一过，又有几人能实现那些美好的一切？生活，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不由得你去幻想，更容不得你戏弄。每个人都要面对生活的现实。他和她，不是曾经山盟海誓“永生永世”不分离吗？可是，生活不允许他们不分，不允许他们不离。于今，他们之间，已经二十年不见面了。尽管心里还有她，却不知她是死是活。

随着下课的钟声，随着学生们走出教室的脚步声和笑语声，他的心律，突然加快了跳动的节奏，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恐惧感。怕什么呢，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反正觉得心慌意乱怕见人。是怕见到过去的老师？是怕见到过去的同学？是怕被别人识破他隐藏在心里的秘密？是怕有人盘问他回母校的目的？

其实，如今在校的学生，根本不会有人认识他；二十多年前他认识的教职员工，也许全都退休离校了。没人认识他，没人会知道他这次回校的秘密和目的。再说，他和

她当年都是这个学校响当当的尖子生，用不着害怕见到当年的任何一个熟人。但他却好象做了贼似的，心里老是怕见人。

来的时候，他一心只想着回母校，寻找他和她的足迹，寻找他和她当年的记忆，寻找他和她当年撒落在校园里的情谊，寻找他和她当年萌发在园里的爱情幼芽。因此，匆匆走过荔江桥时，也忘了停下脚步，好好地看一眼这清清的、哺育他成长的荔江水，看一看这与他和她爱情相连的荔江桥。

是的，这荔江水，荔江桥，他永世难忘。清清的荔江河，是培育他们的爱情的摇篮。每天每天的黄昏，他和她都在这条河里游泳、嬉戏；这座古老的荔江桥，是他们建立爱情的基地，每晚每晚，不管是皓月当空，还是繁星满天，他们都依偎在这大桥栏杆上，谈人生、谈理想，谈未来的希望和追求……，这是他和她山盟海誓的见证。

啊，桥没有变，水也还是那样清沏。

他痴痴地站在荔江桥上，心里有一股有所得而又有所失的情绪在涌动，鼻子酸溜溜的，说不清是辣、是苦、是咸还是甜。许许多多往事，似电影一般在他眼前闪现……

“玉洁，还没吃饱吗？”每天下午放学以后，他们便急急忙忙地到食堂吃晚饭，而又总是他先吃完去邀她。

“快啦，你等等。”她高兴地说。他就坐在旁边等她，一直等她吃完饭，两人便沿着那条开满鲜花的小路，嘻嘻哈哈的跑下荔江河游泳。

河那边，有座尚书庙，尚书庙里，有个孤独的庙祝，是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后留下来的老人。他们常常游过河去，到尚书庙玩，去看那个庙祝。他们和那个庙祝的语言不通，但正因为这样，他们更觉得有趣。从外表上看，这个老人是很善良的。他和她，常常同那个老人，依依呀呀打手语，结果双方都不知对方说什么，最后，他们便哈哈大笑，心满意足地走了。有时，他和她也曾产生过学习那个老人的语言的怪念头。

尚书庙里的那个老人，有人说他是日本人，有人说他是被日本侵略者抓来当兵的朝鲜人。所以，有人说他讲的是日语，有人说他讲的是朝鲜话。但小小的县城，小小的尚书屯，没有人懂日语，也没有人懂朝鲜话，谁也弄不清。但荔浦人是善良的，尚书屯的人更加善良，谁也没驱赶他，谁也没伤害他，反正尚书庙里的尚书老爷，也需要有一个人来伺候。他吃的用的，也是人们给尚书老爷的贡品。甚至有人说，原来的庙祝是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的，现在让这个日本人来顶替，是尚书老爷显灵。

“玉洁，你说那个庙祝，会不会是日本人特意留下来的特务？”有一回，他突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

“不会吧，如果是特务，他早就被抓起来了。”玉洁说。

“那么，停战后，这么多年了，他为什么不回他的日本国去？”

“这个，”她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也许他没有钱吧，从我们这里回他们的日本国，一定要很多很多的钱。”

这样的话题，总是不了了之，因为他们那时年纪还轻，对这样的事情，谁也说不清。于是，他们便把话题扯开，谈他们的未来——

“我的第一愿望是做一个象郭小川那样的大诗人。”她说。

“我的第一愿望是当工程师。”他说。

“当什么样的工程师？”她问。

“我不敢同那些大工程师比，而且，当什么工程师，我现在也说不清。”他说。

“其实，你可以当个作家，你写的作文，几乎每次都被推荐到县报发表，连广西日报也发表了两篇，同学们都说你将来是当作家的料子，班主任也这样说过。”她说。

“这个我不敢想。但万一当不成工程师，我就当个教师。”他说。

“我如果当不成诗人，就去学医，当一个救死扶伤，受人尊敬的医师。”她说。

当然，除此之外，他们也谈相互之间那种混混沌沌、朦朦胧胧的互爱之心，倾吐各人的互敬之情……

记得20多年前，那个终生难忘的仲夏之夜，是刚考完毕业考的那个月光明媚迷人的夏夜。嗯，是的，就是站在这第二个桥墩的上面，发生了那次争论：

“你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为什么讲得好好的，又突然改变主意，决定不考大学了？”她大声责问，脸红红的，眼里闪着泪光。

“我是个孤儿，现在国家又困难，我不能老是吃国家

的，穿国家的，用国家的。下个月我就18岁了，已经是大人了，党和政府养育了我这么多年，我应当知恩图报，早日参加工作，早日为国家出力。”他说。

“我理解你的心情，所以我和爸爸妈妈说好了，你读大学的费用，全由我家包了，不要国家的奖学金，不吃国家的，不穿国家的，不用国家的，这样总可以了吧？”她恳求地说。

“不，你还是不理解我。”他说。

“好吧，我理解你！我理解你！你不考大学，我也不考了——够理解你了吧？”她更大声地说，声音带着哭腔。

“不不不。玉洁妹，你莫误解我的意思，我只是说我不考大学了，而你，是应该考大学的，因为你的情况与我的情况不同，你爸妈也要你考大学嘛。”他说。

“有什么同不同的，你是人，我也是人！”她说，语气有点逼人。

“我们当然都是人，但人与人不同。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我是个由国家抚养大的孤儿，我应当早日为国家工作……”

“我不听！我不听！”没等他说完，她就生气了。

“你莫发气嘛。你想一想，你爸妈都要你考大学，如果你不考，他们会伤心的。”他说。

“我不管！我不管！反正你不考，我也不考！”她哭了，并转身背对着他……

第二天晚上，他们和好了，站在这荔江大桥上，匍在栏杆上，低头指着桥下淙淙奔流的荔江水，仰头望着朗朗

明月，山盟海誓：永生永世不分离……

正是为了这个山盟海誓，她被气愤的父亲打了两个耳光。于是，她一气之下，同他连夜乘车“私奔”柳州。

她凭着在城里S局当局长的舅父，进了S局当了描图员。

他呢，也全靠她的舅父开恩，把他介绍进了一家远离市区的腾飞机械制造厂当工人……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那个山盟海誓，才会改变了他和她的人生之路，才会落得现在这种爱与恨参半的漩涡之中，使他们的心，长期得不到安宁。

是的，那时他们都还太年轻，太不懂事，太幼稚，太无知。还不知道人生旅途的艰难曲折，还不知道生活的复杂与艰辛，还不知道生活有甜有酸，有苦有辣。他们满以为，两人“私奔”到柳州，同在一个城市工作，便会实现他们的山盟海誓：永生永世不分离，永远地幸福地一起生活。谁想到，几年的光景，他们便各自东西，杳无音讯。现在的她——当年的玉洁妹，是死，是活？是痛苦，是快乐？

唉！如果当年听她的话，两人一起去考大学，一起读大学，那么，就不会遇到待自己如亲生儿子般的师傅，就不会欠那笔还不清的人情债，也不会认识紫云，没有紫云，玉洁也就不会离去，就不会各奔东西……命运，命运，难道说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姻缘，姻缘，难道这就是人们说的‘命里注定’？他默默地茫然注视着桥下的淙淙流水……

唉，光阴似箭。昨天的事情，记忆犹新，时光却已经逝了二十多年，人也快老了，心也快老了。啊，荔江河，你不是也干涸了许多吗？你也老了，源也断了？

可是，隐藏在他心田中的，那股爱的暖流却不可能干涸，仍然奔腾不息地在他的每条血管里涌流，时而甜润着他的心田，时而冲击着他的肝肺，使他无时不想着她，无时不被这股爱的旋涡，旋得头昏脑胀，转得眼冒金花……

但他无法摆脱它。初恋之情尽管是不成熟的，可是，初恋之情是最纯洁、最真挚的，因而也是永远不能忘却的。

自从那天，她在鱼峰山顶，流着眼泪而又怒气冲冲地离他而去之后，已经过去整整20年了。20年来，他、她，还有一个另外的她，被迫卷进这个旋涡的三个受害者，都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感情和良心的熬煎。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这个强大而又无形的旋涡的冲击。

他，多少次想奋力冲出这个旋涡——忘掉她，彻底干净地忘掉她——但他做不到。一次次爬到旋涡的边沿，又一次次地掉下去，一次比一次掉得更深。

玉洁，玉洁……

第二章

我既然答应了她，你还来追我干什么？你、你是被迫的，我、我也是被迫的？可是，你平时对她太多情了……

上面这番话，是1965年的中秋，她和他，以及那个被她骂为可怜虫的她，在鱼峰山上的一段对话。过后不久，她便毅然离开了美丽的古城——柳州，即至今日，他们之间还没见过面。但她的形像，她的情影，她的音容笑貌，一直在他的脑海闪现。每闪现一次，他就会连连几个晚上做恶梦；每做一次恶梦，他就象掉了魂，失了魄似的，昏昏沉沉，悠悠晃晃好几天。

因此，他害怕想起她，害怕梦见她，曾多次下决心要把她忘掉，希望她的形像永远从脑海消失，让她的声音永远从耳际消失，让过去的一切，全部化为乌有！就象忘掉别的人、别的事一样忘掉她。

但无论他怎样努力，无论他下过多少次决心，他都做不到，越想把她忘掉，她就越是在他的梦中闪现。